



 **DUZHE**

原创版精华

我们没有理由不快乐

《读者》原创版杂志编辑部◎编

**WE DON'T HAVE REASONS
TO BE SAD**

天津人民出版社



读者原创版精华

我们没有理由不快乐

WE DON'T HAVE REASONS TO BE SAD

藏书章

《读者》原创版杂志编辑部◎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没有理由不快乐/《读者》原创版杂志编辑部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1
(读者原创版精华)

ISBN 978-7-201-05753-8

I. 我… II. 读… III. 文摘—中国 IV. 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6488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660×96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字数: 351 千字 印数: 1-20,000

定 价: 20.90 元



目 录

第一辑 沉痛而百感交集的历程

生死搭档	朱威廉 (3)
沉痛而百感交集的历程	徐迅雷 (8)
五角大楼前和美国警察面对面	桂 芬 (11)
和斯文·赫定一起旅行	柳 杰 (14)
接受平民式教育的贵族——我所知道的西班牙王室	颜为民 (20)
我眼中的日本学校	鲁夕蕙 (22)
那一夜	童 言 (25)
巴黎买包	刘植荣 (29)
异国逢亲人	朱重光 (32)
法国人教我学《论语》	刘植荣 (36)
咖啡杯中巴黎情结	关 键 (39)
奔跑新德里	宗小岸 (43)
白米饭, 印度飞饼, 《撞车》	杜可名 (46)
全驴老板	张 目 (49)
英国的垃圾	王晓华 (51)
日本的小学毕业典礼	広辺雅子 (日本) (55)
西餐的灵魂	庄 玲 (57)

第二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作

代表作	钟 柝 (61)
州长的贞洁 (外一篇)	林 夕 (64)
爱默生递给自己一只大烟斗	谭延桐 (67)



格瓦拉决定上路	高 杉 (70)
瓦尔登湖畔的梭罗	周群锋 (73)
列维的皮带与巴里的病菌	阿 累 (76)
失败的研究	王 悦 (79)
敢于直言,也敢于付出代价	查一路 (81)
所有的爱都有回报	刘红江 (83)
对未来负责	李丹崖 (85)
茶花女柳	肖复兴 (87)
伦勃朗与美	叶 阳 (91)
大师的微笑	霍忠义 (93)
蔡元培先生性情的另一面	魏剑美 (95)
圆形的幸福	孙君飞 (99)
晚景的风度	魏得胜 (101)
洁癖大师倪雲林	陈 雄 (103)
反弹的幽默	风满袖 (105)
神童之“神”与爱因斯坦的“无知”	姜钦峰 (107)
贝克汉姆,马英九,超级女声	亢 霖 (109)
活着的前路	胡 玥 (113)
“志愿”是一种生活——专访徐本禹	
本刊记者 张笑阳 实习记者 张雯淇 (117)	
早餐店里的告示	方冠晴 (121)
活着,总能够慢慢长大——专访俞敏洪	
本刊记者 韩亚 实习记者 张雯淇 (125)	
隐私问题——一个电话来访者和受访者的对话	编译者: 刘旭东 (130)
大先生	李国荣 (132)
她的一生是一个邀请	徐 鲁 (134)

第三辑 成功,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

寻找自己的十棵树	孙君飞 (139)
成功,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	马付才 (141)
有尊严地活着	马付才 (143)
冬夜守门人	陈蔚文 (145)
心愿	陶 靖 (147)
是谁弄丢了孩子的想像力	程薰眉 (151)
热爱它,就别让它生疏	鞠志杰 (154)



骑自行车去上大学	卓立 (156)
向往自由的鸟儿	大语若止 (159)
告诉你,我是怎么就业的	秦决 (162)
又见朝阳	咖啡香氛 (167)
我的初中文凭	黎娜 (170)
贵人	罗西 (172)
活在厚望里	长安刀客 (174)
策划背后的缺失	徐迅雷 (176)
容忍结满果实的枝条	流沙 (180)
读出悲悯	谢伟 (182)
母亲也爱漂亮	李素满 (186)
像好汉一样吃喝	鬼名堂 (189)
母亲的气球哨	白金龙 (191)
乞丐	杨盈 (194)
1973 年的作文	麻彦君 (196)

第四辑 种什么种子发什么芽

隐形的救赎	陈文益 (201)
种什么种子发什么芽	吴未 (204)
圆明园的叹息	亢霖 (207)
白玉塔下的月色	翟丙军 (210)
寂寞林公	胡文彬 (214)
真实的战争	蔡成 (216)
一个人的西藏	雪小禅 (219)
九寨遐思	林子明 (222)
中建岛的狗们	陈俨 (226)
该死的,我来帮你换轮胎	薛林荣 (229)
盛不下的便宜	李建辉 (232)
捷径	许申高 (233)
五十元假钞	邱文彬 (235)
过年“抢快”——对一个小山村独特风俗的记忆	乔选路 (238)
乡下狗·城里狗	杨岷 (241)
尾巴戏	韩振远 (243)
火车惊魂记	张目 (246)
杀猪谣	邢思洁 (249)



Wo Men Mei You Li 我们没有理由不快乐

You Bu Kuai Le

布老虎	韩振远 (253)
进城做客	吴莫殊 (256)
喝酒	闫庚函 (258)
沿着铁轨走	薛大营 (262)
没钱的玩法	陈麒凌 (264)

我们没有理
由不快乐。

第一辑

CHARPER

1

沉痛而百感交集的历程

(和斯文·赫定一起旅行)





CHAPTER 1

生死搭档

朱威廉

Henson 是我在警察局实习时的督导警官。1992 年的一天傍晚，我奉命到洛杉矶市警察局西南分局报到，有个身着制服披着一头金发的小姐出来迎接我，我问她哪里可以找到 Henson 警官。“你已经找到她了，我是 Melissa Henson”，她一边三下两下将她的头发盘起一边对着我说。

我当时心里极度不安，我想象中的 Henson 警官应该是个身高 1.80 米以上，蓄有威风凛凛的八字胡并且浑身都是紧绷绷肌肉的家伙。没料到此时站在我身边的却是一个比我还矮半头的金发女郎，我不明白局里为什么指派一个类似“女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来做我的督导，说得刻薄点，我觉得让她去做扫黄组的诱饵也许更合适。

好不容易听完值班警长的任务简报，我便迫不及待地同她一起前往巡逻。能坐上全副武装的警车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此刻终于实现，让我兴奋不已。她开启车锁后我立即打开副驾驶的门坐了上去。“年轻人，给我下来！”她对我大声呵斥，“这是你离开学校后的第一堂课，在你坐上这部与你同生共死的警车前，你必须学会关心它，确认它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零件都处于正常状态。”我万分尴尬地下车环绕警车一周，检查了轮胎、头灯、尾灯、警灯等部位，然后她开启了车载无线电，最后随着一声刺耳的警笛检查后我们上路了。

洛杉矶市区的夜晚除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外几乎没有行人，往来的车辆也很少。不过，谁都知道这绝非什么太平之地。被称为全美三大暴力犯罪城市之一的洛杉矶到处都隐藏着危险，尤其是我们所巡逻的西南区更是治安败坏，各



种犯罪应有尽有，层出不穷。我们保持沉默，按照规定的路线巡逻，只有车载无线电在一刻不停地向我们报告着这个城市的最新犯罪动态。

“看到前面那部蓝色的福特野马了吗？”Melissa 突然打破了沉默，“检查它的车牌号码，我怀疑那是一部报失的车。”我在车载电脑上输入了那部车的车牌号码，结果立即显示在屏幕上——那部汽车在几个小时前报失。“上帝！你怎么看出来的，简直太神奇了！”正当我对她表示崇拜的时候她大喝一声“Shut up！”让我闭嘴。“用无线电告知中心我们正在拦截盗窃车辆，车上两名男性，可能持有武器，要求紧急频道保持畅通，增援单位待命。”我按照她指令操作的时候，她启动了警灯和警笛，那部车马上停靠在公路旁边。

我刚打开车门想冲下去来个人赃俱获，又换来一声“滚回来”的怒吼，我被她吓得不知所措。她先用探照灯将前面车身照亮，然后命令我配合她同时开启车门并且拔枪对准车内的两名疑犯。“你瞄准了哪个？”她问我。“左面那个开车的！”我大声回答。“笨蛋！你在右面，应该瞄准右面那个！”她愤怒地指责我。她接着用高音喇叭命令两名疑犯将各自的右手伸出窗外，用左手开门，脸朝下双手抱头趴在地上。一切就绪后她掏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铐，并且要求我把我的那副也给她。“可以让我来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她，她理都没理我。

在我持枪保护下她麻利地给他们带上了手铐，我们将两名疑犯送入警局后继续巡逻。“我告诉你，”她说，“我之所以怀疑那部车是被盗车辆，是因为车里有两个人，两个男人不应该这个时候还一起兜风。有时候是灵感，更多的时候是经验，就像你会不理解为什么每次闯进屋里去抓人都会碰到他们在床上一样，没人说得清楚，可事实就是这样。”“还有，”她接着说，“别把这里当成警察学校的课堂，可以随时随地提问发言什么的，尤其是在紧急状况下，最好的方式就是闭嘴和执行我的指令，除非你不想活，我是指你刚刚莽撞的举动很可能让你送命，这样会影响到我晋级。”

那天晚上 Melissa 对我的态度使得我初次执勤的兴奋荡然无存。

Melissa Henson 当年 26 岁，却已经是一个有着 5 年警龄的资深警官。她毕业于犹他州州立大学，主修表演艺术，如同美国很多青年男女一样，只身闯荡好莱坞，试图在电影方面有所成就，无奈通过种种努力却连出演个小角色的机会都没找到，所以投身于警察事业。

她告诉我在过去的 5 年中她曾失去过两个搭档，一个因公残疾，一个因严重酗酒而被辞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她说，“对于我来说，我需要的是这份薪水以及哪天碰巧能给某个大导演开张交通罚单并且让他注意到我的机会。”

“别太多依赖课本上的东西，”她对我说，“警察学校里的东西在街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



一个深夜，我们奉无线电指令前往协助另外几个单位处理一个电话举报，报案者声称当地发生了枪战。那天我们的巡逻路线碰巧离现场很近，再加上 Melissa 熟悉道路，结果我们赶在其他单位之前到达了现场。我们将车停在打电话报案的公寓前 30 尺处，那是一个黑人聚居区，街道又窄又黑，路灯已经全部被帮派分子练了枪法。“这里太安静了，我感觉有点不对。” Melissa 轻声说。我当时紧张得差点忘记了呼吸，慌忙从座位旁边取出了威力更大的来复枪并打开了保险。

对面是一幢四层公寓，每个窗户都漆黑一团，只有一些人影在晃动。Melissa 两只眼睛一直紧盯着那幢公寓，突然间她大声命令我下车，我慌忙开门逃窜。就在同一时刻枪声大作，很多颗子弹呼啸着从我的耳边飞过打在我身上，到处都是飞起的碎玻璃和火花。我趴在草坪上动也不敢动，Melissa 不知何时扑到了我的身上，她一手持枪一手用对讲机向中心呼救。几秒钟后四周又恢复了平静。紧拉着一阵警笛声由远而近，伴随着由远而近的警笛的是很多雪佛兰警车引擎的轰鸣声和轮胎摩擦路面的尖叫声。我们在习习夜风中趴着，我在她下面，她在我上面。“年轻人，怎么样，第一次经历枪战吧？”她笑嘻嘻地凑到我耳边问我。“是的长官，也是第一次这么让一个女人趴在我身上。”我为了掩饰刚刚的惊恐假装幽默。

后来数百名警察对那个地区展开地毯式的搜查，结果没能抓获任何疑犯。现场共找到了 9 毫米手枪子弹和各类自动半自动武器弹头三十多个，其中 12 个打在了我们的车上，7 发子弹击穿了挡风玻璃和车窗，分别打在了我和她的座位上。Melissa 说幸好那天我们被打得连头都抬不起来，没有开枪还击的机会，否则暴露目标必死无疑。那是一起有组织的蓄意谋杀警察案件，多亏了 Melissa 的当机立断我们才幸免于难。

第二天我们休假，Melissa 提出一起去 Santa Monica 海边玩。那天她长发飘飘，身着黑色牛仔褲和白色 T 恤，T 恤下摆打了个节束在腰间，更吸引我目光的是她身体凹凸有致的部位因为有了制服和各种装备的约束而显得格外玲珑剔透，那是执勤的时候从未看到过的。我开车去接她的时候对她吹了声口哨。

那天晚上我们泡在海边的一家俱乐部里喝啤酒。她坚决要求采取 AA 制，我买两瓶喝完后再去买两瓶，周而复始，不知道喝了多少。临近俱乐部结束营业的时候，响起了一首节奏悠扬的音乐，她把手伸给我问我：“可以吗？”“遵命长官！”我回答她。然后我们相拥在黑暗中。

“其实，”Melissa 凑近我耳边轻轻说，“别以为我昨天是在保护你，我本来想跑得更远点，只是不小心被你绊倒摔在你身上而已。那时你很像一只羊。”“为什么觉得我是一只羊，是嫌我不够‘勇猛’？”我深情地问她。她一本正经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说：“你的嘴和脸全部埋在草丛里，不是羊是什么？”说完后她



哈哈大笑。

“遭遇枪战时一定要远离警车，没有比黑白两色更明显的目标了”。“寡不敌众时千万不要逞强，迅速撤离现场是最好的选择”。“就算是有人放了个响屁你也应该马上趴倒在地，你有很多拿勋章和晋升的机会，而命却只有一条”。

Melissa 作为我的第一个督导警官教会了我很多在警学校里未曾学到的东西，而这些往往是一个冲在第一线的警察最宝贵的经验。这种经验事关生死，对我日后的警察生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蹲下、趴下、手举起来、枪扔掉、搜索令、警察、不许动、你被逮捕了……诸如此类是我们每天都要对疑犯发出的命令。除了这些枯燥乏味的命令外，我们也经常在例行巡逻的时候闲聊，涉及的内容从社会福利到全球大事到税收到两性无所不包，唯一一件事情我们从不谈及，那就是死亡。死亡是每一名警察最不愿意触及的话题。每一天我们都面临死亡，这种威胁可能在任何时刻降临在谁头上，而且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枪支泛滥的国家做一名警察更是压力巨大。你在警察局的更衣室内可以看到各种奇怪的举动，尤其是在两班交替的时候：亲吻十字架的，抚摸吉祥物的，甚至跪下来对着衣橱内什么招贴信物磕头膜拜的。洛杉矶警察凡是结婚的几乎一半有离婚史，每3个人中有1个人需要经常接受心理医生咨询，每5个人中就有1个长期酗酒。

“你做警察后有过噩梦吗？”一天休息的时候 Melissa 喝着一杯咖啡坐在警车的引擎盖上问我。“有过。”我回答她，“而且这个噩梦从我没做警察的时候就开始了。我经常梦见自己置身于枪战中，然后子弹打光，接下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歹徒冲上来把我干掉。”我边说边给她看我的子弹袋，“我身上不会少于3个备用弹夹。”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用那么多子弹。”她轻描淡写地说，“真正遭遇枪战的时候往往还没等你拔枪就有一颗子弹打穿你的头了。”“那该怎么办？”我忧心忡忡地问她。“别怕，尽你最大的努力活着。”她晃动双腿微笑着对我说。

Melissa 一向身先士卒，我们在执行各种搜捕和通缉令的时候她总是跑在最前面，有时候跑得比特种部队还快。冲在最前面意味着承担最多的风险，尤其是在警匪双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不但可能最先被歹徒击中，还有可能吃进后面自己人误射的子弹。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她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Cover me（掩护我）”。

这两个单词分量很重，每当我听到这两个单词的时候精神就高度紧张，握枪的双手汗水直冒。这两个单词代表一种信任，一种生与死的信任，这种信任会让我暂时忘记呼吸，努力地睁大眼睛去搜索任何一个除了她以外在移动的目标。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我相信就是我从事的警察工作，我知道无论



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有这么一份工作能与那一年的警察生涯相比较。我不是说通过成为一名警察使我人格获得了提升或者灵魂得以净化之类，我甚至没有变得比不是一名警察前更勇敢。我必须坦言，直到今天我对死亡还带有恐惧，如果此时此刻有谁拿把枪对准我，我保证还是会被吓得大汗淋漓、战栗不已。

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Melissa 在我第一次遭遇枪战时趴在我身上掩护我，那是她分内的事情，她必须这么做，因为她是我的实习督导警官，保护我的安全是她的职责。包括她不顾一切率先冲入什么地方一样，那绝不是因为她想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什么勋章或做一名被媒体大肆宣传和哀悼的英雄。没有人愿意死，也没有人会傻到那个地步。她之所以那么做只不过是因為她不做就需要其他人来做，她不冒险就得有其他人去冒险。说白了，这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或者伟大之处，这是任何一名警察所应该付出的责任与代价。

就像 Melissa 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别怕，尽你最大的努力活着。”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尤其是在我面临挫败、失望和极度沮丧焦灼的时刻，我总是会这么告诉自己：我经历过最糟糕的事情，还有什么事情会比这个更糟糕。

这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在不少场合被我年轻的人们提问：如何忍受磨难？如何坚持不懈？我觉得最直截了当的答案就是：“做一名警察或者军人去经历一回生死吧。”对于我自己来说这确实使得我视野开阔，性格坚强；使得我不轻易地去放弃什么，凡是认准了的路就一直走到底；使得我不会自己制造烦恼然后再去逃避烦恼；更重要的是，做过一名警察使得我时刻准备应付各种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而且不给自己后悔的余地。打个比方，就如同一名持枪的歹徒即将对我扣下扳机那样，我绝不可能对他说不行不行，这次不算，等我做好准备后再重来一次。

我知道做一名警察或者军人也许不是唯一的方式，可我真看得出来整天泡在酒吧或茶室里嬉笑打闹的那帮年轻人何以磨炼意志。也许社会就是这样，过于安逸的生活和舒适的环境只能造就意志消沉和萎靡不振的人们。

我的实习期在两个月后正式结束，我们告别的时候 Melissa 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她说她会一直记得与我共同出生入死的那段时光，并且为有一个“好搭档”而深感骄傲。我除了对她表示感谢外找不到任何可以说的话，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报答她，譬如在某个危急的时刻为她挺身而出，遗憾的是一直没有这种机会。

我今天生活安逸，身体健康，没有生死的忧虑。我会经常想起以前那段生活，那些警笛尖鸣和枪林弹雨的岁月。人这一生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搭档，有打牌的、打球的、钓鱼的、吃喝玩乐和做生意的，可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搭档可以像我与 Melissa 这种“生死搭档”般默契，这种默契不仅仅体现在我们共同出生入死的那段日子，更贯穿于我生活中的每一天，影响我的一生一世。



CHAPTER 1

沉痛而百感交集的历程

徐迅雷

5年了，“9·11”。

5年来，内心深处的疼痛一直折磨着提尔纳奇·卡西迪，因为他失去了5位好队友。提尔纳奇是纽约西19大街消防队的一名消防员，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8年。2001年9月11日，他和队友一起，火速赶往遭袭的纽约世贸大楼，抢救被困在塔楼内的人。当两座塔楼轰然倒塌时，提尔纳奇侥幸逃过一死，但他的5名队友却被埋在了废墟中，全部遇难。

2006年9月5日的美国《纽约邮报》报道说，为了纪念这5名好友，34岁的提尔纳奇用了整整1年时间，花费5000美元，将世贸大楼遭袭时的图案刺在自己身上，覆盖了他的整个背部。我在新闻图片里，看到了那宽阔后背上的恐怖图案。

双子大厦倒塌时，吞噬了343名纽约消防员的生命。提尔纳奇一直被巨大的痛苦和内疚感折磨着，他总觉得5名队友的死与他有关，如果当时自己能再努力一些，5名队友很可能和他一样死里逃生。提尔纳奇试图用文身这种痛苦的方式，来治疗自己的悲伤。他说：“文身对我而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我作为一个生还者的罪恶感。当时我跑开了，但他们却没有。我总觉得，我没有竭尽全力，去拯救他们的生命，令我现在不得不经历悲伤的折磨。”

提尔纳奇的“罪恶感”其实是一种责任感，他的忏悔意识其实也是责任意识。正如巴尔扎克所言：“忏悔是一种贞操，是我们对上帝的责任。”在提尔纳奇的意识里，他觉得自己要为5位遇难好友负责。他把5位好友的姓名都文在身体的左侧，他们是：45岁的奥里欧·帕玛，51岁的斯提夫·贝尔森，43岁的菲尔·佩提，34岁的迈克·马兰和35岁的安吉尔·朱贝。其实，在那样危险的、



不可测的境地，谁都无法为其他队友负责。我们看见的是提尔纳奇的天使之心，正如他在世贸双塔滚滚浓烟的上方，文着两个长着翅膀的天使。

这个文身的过程，是沉痛而百感交集的历程。提尔纳奇说，文身时，每一针都疼痛难忍。这种痛，是一种刺痛，更是一种沉痛，它与怀念、自责、忏悔、爱恨交织在一起。提尔纳奇18岁时曾在身上文了第一个刺青，他发现文身的过程实在太痛苦，就发誓以后绝不再受这份罪，但“9·11”事件的经历，最终改变了他的想法。“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方式疗伤，而这就是帮助我治愈伤痛的方式。”提尔纳奇说，“除了剧烈的疼痛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让我处理自己的悲伤。”这就是难以言表的以痛治痛、以痛治悲、以痛治伤。

“真正的痛苦是人们默默承受着的，不愿别人怜悯和安慰的痛苦。”著名作家乔治·桑这样说。提尔纳奇默默地承受着这样的痛苦，那个文在背上的“9·11”，是人间最强烈的痛苦表达、痛苦背负、痛苦承受，这是一个纽约消防员的心灵“9·11”。

像“珍珠港事件”一样，“9·11”已经深深嵌入美国的历史，成为标志性节点。在整个“9·11”事件中，纽约消防员的表现为整个世界的灾难救援树立了一个标杆。当世界还在为空前的灾难震惊时，3名消防员就已在世贸废墟上扬起了一面美国国旗——“星条旗永不落”的意蕴就那么鲜明地飘扬着。那一面旗帜，也是纽约消防员自身形象的旗帜。

在电视直播时代，全世界都看到了世贸大楼轰然倒塌的悲怆，但从外部切入悲怆现场，把自己的痛与现场的痛彻底融合在一起的，只有纽约的几千名消防员，他们承受的痛苦比任何人的都要持久。几年来，“幸存者综合症”弥漫在活下来的消防员身上，那是一种强烈负疚感的锐利折磨。消防员托尼·桑瑟维诺曾在现场目睹了这样的悲怆情景：一具燃烧着的尸体，从北楼飞速坠落，砸在队友丹尼·苏尔身上，丹尼·苏尔就这样被活活砸死。与提尔纳奇一样，桑瑟维诺至今痛苦不堪，无法释怀。

在“9·11”两周年的时候，曾传出纽约消防员的“丑闻”，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照顾战友遗孀时日久生情，“至少有12人陷入婚变”。在“9·11”中不幸牺牲了343名消防员，纽约消防局委派幸存消防员担任“联系人”，负责照顾和帮助牺牲战友的妻儿。就在这个过程中，幸存的消防英雄中有不少已婚者与自己战友的遗孀坠入爱河，有的则与牺牲战友的孩子相处甚好，当起了“临时好爸爸”。

这些“联系人”的婚变情形，被斥为“让人恶心，令人伤心”。当时我看到这样的报道，也觉得这些消防员们真让自己的家庭蒙羞。一位幸存消防员的妻子难过而无奈地说：“我丈夫在‘9·11’事件中幸存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家庭却完了。”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七尺男儿会走上“越轨”之路：在



“9·11”中失去丈夫成为遗孀，比起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丈夫成为“独妇”，有更深更强更苦的痛。抚慰这种“深痛”，活着的人有了“越轨”般的付出，何尝不是闪烁着一种人性的光辉！

其实，派出消防员照顾战友遗孀这种关爱行动，有着一深厚的人文底蕴。在纽约，一旦有消防队员因公殉职，消防局就会派出优秀消防员作为“联系人”，帮助遇难者家属克服各种困难。尽管没有官方的正式规定，但这一传统已有了百年历史。在今天，提尔纳奇做出的“世贸大楼文身”的惊人举动，不正是这个传统的现实延伸和另类表达吗？

心理学家分析说，已婚消防员之所以特别投入地抚慰遗孀，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营救幻想”，救人是消防员的天职和使命，当他们看到那些痛失丈夫的女性，看到她们脆弱温柔的表情时，怜悯和同情完全占了上风。不知不觉中，他们就会“移情”，在“营救情结”中爱上对方。在我看来，“营救幻想”和“营救情结”的本质，都是人性中柔软而美丽的一面。提尔纳奇把5位队友的名字文上自己的后背，同样是拯救队友的“营救情结”和“营救幻想”的真切表达，尽管这个过程是那么的沉痛。

在“后9·11时代”，整个世界的“深痛”还没有消除，反恐依然艰难。在“9·11”之后，先是有“3·11”——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4列火车发生连环爆炸，造成190余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后是“7·11”——2006年7月11日傍晚，印度金融中心孟买城铁发生多起连环炸弹爆炸事件，死伤千人；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地铁和公共汽车发生4起连环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50多人死亡，700多人受伤……人类太多冲突，世界并不太平。

如果在这个世界，“营救情结”成为一种人人拥有的普世价值，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悲剧，因为“营救情结”是一种人性情怀、一种人文光辉，它远离暴力。如果说战争是为了和平，那么，一定不能忘记和平的终极目的，人类世界绝不能永远处于“以暴易暴”的进程之中。

最后，让我再一次表达对纽约消防员提尔纳奇·卡西迪的敬意。我想用两句名言结束这篇纪念“9·11”事件五周年的文章——

歌德说：“一个人不能永远做一个英雄，但是一个人能永远做一个人。”

日本“现代抒情诗之父”萩原朔太郎说：“忏悔者背后有着美丽的极光。”